

第四十三卷

春秋

第四十四卷

禮樂

升菴文集

虛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三卷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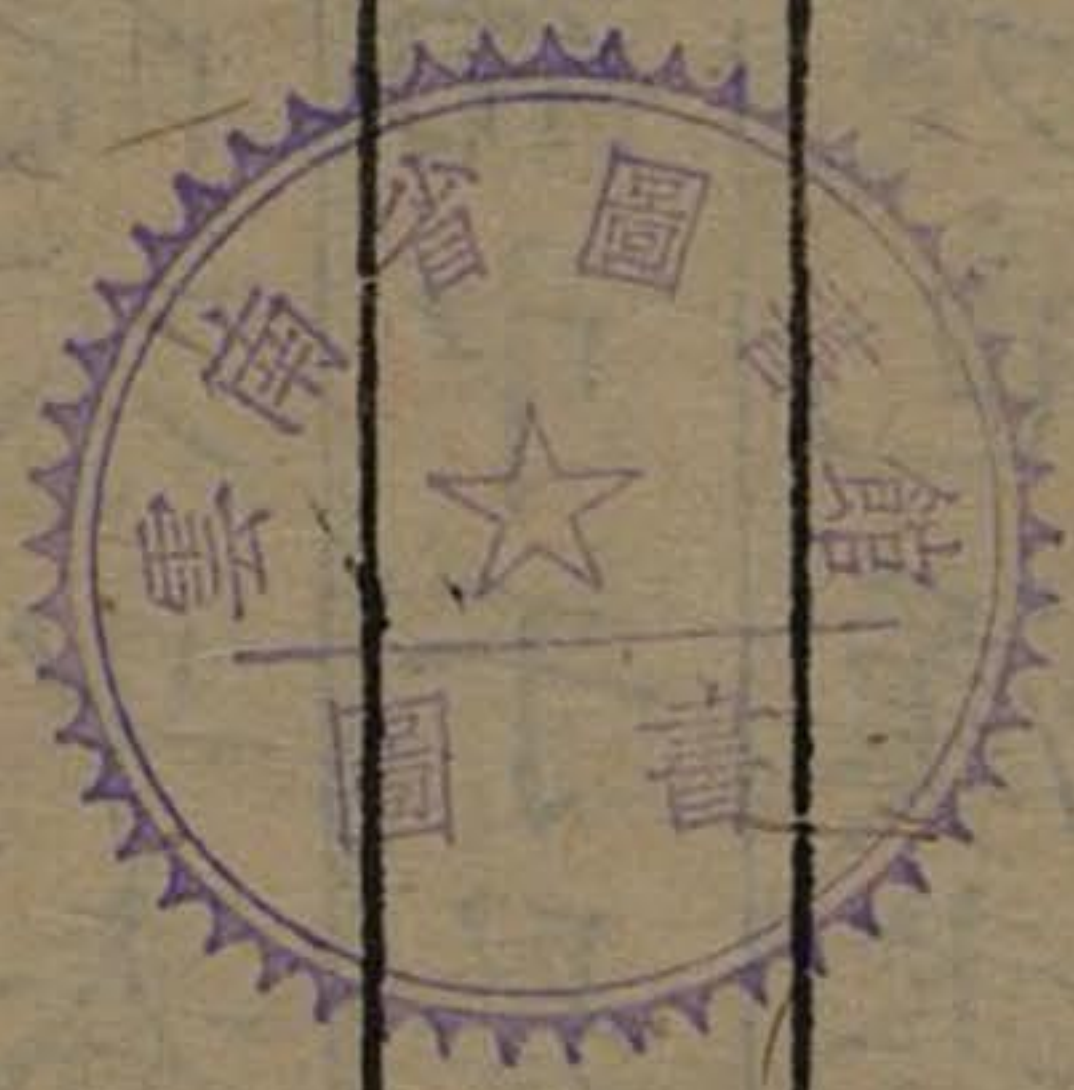
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導也天子頒朔而諸侯

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

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

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

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易十卷文集

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僂望十年不獲而羽父
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
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為夜
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
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
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為不可及矣夜明
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
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

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

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為古禮

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克陽也水之灾人力

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

鼓牲何牲乎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

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

易... 卷... 四... 三...

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之傳
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
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
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一取朔棄晦乖偽
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為陣不違
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
無理者也

○ 盜竊寶王大弓

八年得寶七九年大弓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王大

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王犬
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
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
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
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
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筋投之
必啣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
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
故智云爾

君日不悛以樂悃憂

左傳昭
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悃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

權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愒憂也。忘憂待時。愒
憂玩時。忘為在下言也。愒為在上戒也。

○ 兩甄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
說桓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魯
攻陷揚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
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
裴邃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之。挑戰偽退。四甄競發。
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為
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為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

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
笑

○程鄭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
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

予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
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
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繞朝贈策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
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
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
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

鞭策較是
必曰策文
以見

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解夢也

戶字義

解夢也

戶字義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

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

注此年二月

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

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 乾侯

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於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筆乃妄引陪二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
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雷
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
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
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
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
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
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
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
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
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採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

是

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
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
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
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臯陶子也。以
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董仲舒
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

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峒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
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
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
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
傳皆不足信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引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
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
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

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
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
以之福惟德之隅

○疆場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
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得在疆場乃
讀為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
豈可謂唐詩人便不敢議乎

○鵓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
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鵓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為漁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兩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文。竒儻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為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

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為枉死。宜乎延篤荅高義方。

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
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為枉死宜乎延篤荅高義方
書今茲以五經為鼎蓋書傳為籙俎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未暇蚌脯也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
氏云王取鄆劉為邦之田于鄭是也杜預穎川鄆陵
謬矣鄆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玄切韻云
帝虎竝訛烏馬互舛正指此條

唇齒

左傳唇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唇竭齒寒揭與

寒叶韻揭叶音掀

公子賦河水

左傳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為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袒衣袒服

袒音日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為順袒與袒于畫相似毫釐之差爾

天王居于狄泉

于畫相似毫釐之差爾

○天王居于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禹中

今俗云夜半子時鷄鳴丑時平旦寅時日出卯時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昧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其言始于淮南杜預春秋注有之蓋亦古矣

孔穎達曰禹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禹中晡時日
西食時也日昃謂蹶跌而下也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
以例求之至于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
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
秋乎譬之術士推筭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
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
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四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四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周禮注

千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言師者訓其徒

甸師言職者主其業職內言衡者平其政虞衡言掌

者主其事掌合言氏者世其官師氏言人者終其身

庖人不氏不入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饗殮之屬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

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
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
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
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
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
有見此竒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
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
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社曲皆
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社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立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
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
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
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
象地也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
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

禮記卷之五

三

爲七十二侯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侯與今世行呂
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
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鴦下有牡丹華王瓜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
生下有木槿榮蟄蟲蟄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
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
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
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於此。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蚤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响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柝聲不過閭，鐃聲不過闔。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於鞀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步六尺。又晨

跬俗跬字
窺上聲

夜納鈿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
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
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為不當，而鄭玄必欲易之。
孔頴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
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慎觀地官司
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
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
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
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

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

也故并之爲字有八口角并甃亦八角祭井即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朶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

日景立表以量月米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
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
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立是也吳下田
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
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
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
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釣之上運釣泥工圓轉之器
也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
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

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
至江棹舩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
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
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
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
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
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
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量人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昏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索昉騰御之冶容矣。

羣妃御見

襲其此
以為升卷也

鄭玄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况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為禮至懸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

况古者人君圓丘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
嘗爲禮至鯀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
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
乎鄭玄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
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真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
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
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申之外室也北狄穹廬
則逐水草無定居之羶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
柄竹櫜秘其音轉作廬而穹作廬云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上着泥土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南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切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

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鐘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謚傳左个即寢之房也
○按即今之捲蓬

○王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婁未虧
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氤糟者猶糟實者猶實
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
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
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
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
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
戴禮之文竒之又竒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
君須臾焉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知此方暢本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
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
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
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
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
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云誓
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
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為而謂周

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
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
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積竹

周禮注爰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柶攢也毛詩
竹柶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
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
卽今之攢竹法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
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

蠶室之類耳鄭玄晉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
名教大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
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
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
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
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一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
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

積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一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
臆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
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禮統祭黔首共飲食莫之

知也經內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
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
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實先秦
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 狸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狸首為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

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太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
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質叅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
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
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
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
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豨首之詩元未
亡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
衮冕之爲貴衮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
衮冕之爲貴衰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人或貴於
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
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
館人喪孔子脫駟不辭費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
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
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
馬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
慎按僂馬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也僂馬日有孳孳可也僂馬如不終日不可也

○水澤腹堅

二月

今

十月

東風解凍

月

今

正

七十二侯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
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
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為世子

止

文王之為世子也

○教世子

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

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于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爲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揔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

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
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
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
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
屬辭也

荔挺出 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
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
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
亦誤之甚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馬爾也馬使倍之故

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問三年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
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
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
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
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
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
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

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
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
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
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
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
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馗之訛不觀急就章
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
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
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
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

思精考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為魚鼈故不獻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為的論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
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布豹犀象必自有法
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
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
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 蜃

雉入大水爲蜃蜃即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于
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
虧又日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
也縮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

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古樂今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絃，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

裂皆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阮嗣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
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
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
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烏鳴而悲泣。下橫
流曰。善哉。烏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
哉。是以悲爲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
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
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
子論今樂。導欲增悲。實本此言。

陽樂陰樂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
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
以舒共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剛君之
號令其聲散以剛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
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
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
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
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

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

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
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
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
應即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叱
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
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
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角制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莊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綽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脛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鏡以

擬電聲鞞鼓鼙以象雷霆鉦鏡今之銅鑼也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秦刀驕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

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
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
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 絲不如竹

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
爲埴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琬切錯丸
槌彫琢刻鏤鑽竿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
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
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竹不如肉之聲本
此然古人文字數十言不盡而晉人以八字盡之宜
爲知言稱賞也

回颿搥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
曰不然此是回颿搥使視之云船入峽口應知鼓又
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檣策杖送拏
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鐘鼓鈴筴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筴與笛同按
穆天子傳注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
長吹鞭也

夔鍾

長吹鞭也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肩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揔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辯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

水盞

戰國策澠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奏盆瓶李斯上書擊甕叩瓶蓋不獨汲水且以爲樂矣唐人之擊甌今之水盞本此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兩方響夜深船方響今世多不
識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
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
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
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正樂載西涼
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二均聲

○空侯

空侯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
侯今作筊篴加竹贅矣其器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
干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
琴瑟箏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

干也。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簫箏琵琶阮咸之屬皆絲木相去僅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侯如漢大風歌三侯之侯亦一說也。沈約宋書控揅宮引第一商引第二以空侯爲控揅。足知其說矣。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蠅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於擊缶焉。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閏即變也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逝同逝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逝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

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切而淫于玄枵

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

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蘆笙

宋乾德中，祥符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

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

一寸匏，能括四海音。蘆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能通四海心。蘆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

歌，令人玄鬢皤。蘆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

長謔，從夕至清朝。蘆四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

與今聲，不是兩蘆笙。蘆五

○清溪五曲

琴曆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
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
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
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淶故作淶水弄中
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
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
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廣陵散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
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
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
之清散散平聲在寒字韵元稹詩酒戶年年減山行
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

彈音但見孟郊詩注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
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
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韵英今
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

題贈玉娥兒

繫瓜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爲瓜以彈箏曰繫瓜梁簡文帝詩停
絃時繫瓜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却
玻瓈義甲聲

女樂本於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任者在男曰巫
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
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
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

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
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裝服雅麗歌舞
輕徊其解佩褙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感人又豈下
於陽阿北里哉

○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
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
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
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
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

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亦

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

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景祐之樂亦
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
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揚傑主之欲
廢舊鍾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
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制噐不成劑
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
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
鏘不成韻辯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
所易而慵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
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

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倨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樂工

北齊後主高緯，耽愛音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皆封王。開府隋煬帝時，樂工白明達亦貴顯。與北齊同。唐高祖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至五代後唐，敬新磨郭門高之輩，流弊極矣。元制樂工爲雲韶大夫，職四品，品在儒之上，夷狄無足道也。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四卷終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四卷終



